



疑耀卷之六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
正資暇錄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辯
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
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總紀談謂飲茶

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薺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茶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薺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

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卽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鶩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昉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卽懷詩文求見濟

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
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
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
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
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
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
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
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
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
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
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
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
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
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啟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

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求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為正道王之路為

路而王道一字未分別蔡沉集傳亦五詞叶韻耳抑何

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

季氏伐顛與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
責也而責求曰求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
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路

正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節正路止言王之道為正道王之路為

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傳亦

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

由也等字於法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

周禮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

之經經途環涂野涂大小相異

而道容軌路容二軌是道小而路大也

則作好之官小作惡之害大耳

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

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

文雅

卷之六

五

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五秉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克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卽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爲堯舜揖遜之區。蓋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甲與東里微訟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剖羊以血。

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寃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寃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况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

鹿而况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叔慎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矣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啟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

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錢臯陶伯益三人。而臯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錢。或云卽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旣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鄆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旣立其一。俄又奪之。

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
議又何怪乎秦火。按竹書紀年出於
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弒者知無
以自解於世而逢尹之臣僞撰此書為主
分謫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卽位君其卿
士伊尹相之仲任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
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
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喜者
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
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
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
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庠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
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庠音相

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敖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取一返夫銅人狗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庠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怨慕孟子必有所據纂異

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石之間以所業生
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號泣怨
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
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莫非朕之所行
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
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又孟子語也
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旣死而亦

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
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雖
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
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
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玄教烏
可得哉

坐後釋子不習儒今
之身解不推不能
其數也况凡思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洞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

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溫公之貧

今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戶糧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戶謂糧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

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辯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

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比伏羲之琴也。樂錄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錄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

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
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
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
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宮其次商角徵
羽二絃少宮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
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
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卽今之琴也
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
之耳比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
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矣而
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
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
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
曰覆釜河曰鈎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

卽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蘇河蘭河
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
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
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
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
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爲兩說
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
戾者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與

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
河當之鄭氏求之又得其說乃謂齊桓公
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
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
河爲界在齊呂鎮闕八流以自廣宜蔡九
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
犯之卽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
可塞而河道可盡乎乎酈元水經獨白九

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
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
今兗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
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
以酈元爲正今之治河者輒言九河故道
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真偽難辯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下百千
次等亦五六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
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
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
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
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
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
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

歛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
 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
 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
 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
 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
 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
 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
 三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
 者伺龍出隨而取沙乃被波
 洲嶼積多年風雨
 魚食乃因龍
 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三
 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者而真偽莫辨
 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臯襍錄言漢碑
 篆身多隸

何若用許多精力
 取有何吃緊

飲膳腐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
 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鯨人
 采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
 則黑白者如百葉煎而賦理黑者亞之如
 和者則其氣近於酥似浮石而輕
 龍出穴乃上... 一日泥水
 三日滲沙... 浮水...
 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
 洲地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
 魚食之復作糞散於
 沙結其氣腥穢惟沉水者可入香用餘二
 者不堪在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真偽莫辨
 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阜襍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

疑耀

卷之六

是矣獨云隸多四象多凸則洪适之隸釋
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皆未
及也豈虞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
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
陽南與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柴桑
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

別名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
實長柄蒂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刻取其
枝故以為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
柄結實最衆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
而不可採之說殊不然也

荔枝

是矣。相云。劫後。劫。洪道之。錄。釋。歐陽修之集古錄。金石錄皆未及也。豈漢碑尚有遺。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山川之大。皆獨未載。廬山。而止。義。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陽南。共廬山相連。余。廬山舊當名柴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山耳。今以柴桑。

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蒂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刻取其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蒂牢之說殊不然也。

消摩

之為父母者子
按摩之
先服先消摩之
名也

呼藥為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
碩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
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
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為之其形如履前廣後
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或先側一壤於地
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

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
甃其擊壤之遺乎獨吳盛彥有擊壤賦曰
論眾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
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為馬軍乾
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
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毀

醫人之食穀食日
清瘦飲濁酒而反
暴壯不知食穀者難
若壯壯而身氣虛者
小暴死于酒者鮮矣

亦不與八稱通
家意也

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
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
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
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今我不
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皇封泰山松為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
也非謂五株松為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
為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菽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
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為男淫女
東門之粉其卒章貽我以握菽菽氣下達
可以壯陽故握菽之贈為女淫男此先儒

之但談然...有之

千文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書令

殷鐵石於王...者

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序武帝...嗣曰

卿...思為我...之興嗣...進上

鬚髮皆白南史...學周興...武帝

魏...于右軍書中書千...韻之

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

秘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漫滅

散亂乃令與嗣韻之為千文未知孰是今

世有鍾繇千文與與嗣所韻者不同乃後

人偽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為

骨即今牙香粗榦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

莫管梁武魏武
只是周興嗣散韻

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字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
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
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
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
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
敕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

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
秘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漫滅
散亂乃令興嗣韻之爲千字未知孰是今
世有鍾繇千字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
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爲
骨卽今牙香粗榦也剉成片以木漬之數

疑耀

卷之六

七

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
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於烈日
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今俗云傳
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
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
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
子花皆可爲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
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卽其人耶獨未言

及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
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爲之當不減樹蘭
也樹蘭獨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
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爲本故曰
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
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

無毛聲也。言尻益高者。舍人恚曰。在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爲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警警。鳥哺穀也。尻益高。鶴俛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爲此語。實以詆欺人。隱語也。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而無也。聲警警。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卽朔之假爲隱

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爲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爲穀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爲雀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跡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訛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

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志曰朔
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
之朔曰與為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警警
鳥哺穀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
之初為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
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
鬚也聲警警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
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即朔之假為隱

其口無毛之口為狗竇以
其人為穀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
舍人志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駭之而武
舍人志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駭之而武
舍人志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駭之而武
舍人志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駭之而武
舍人志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駭之而武

木棉

宋鄒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
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

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枚春夏
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
匱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
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
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
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克裋襦而已方勺泊
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為布布上出
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卽古白

氎布也氎音牒第余鄉旣未有以木棉為
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為何
似或云祖所傳信衣曰屈响布卽
白氎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
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
敏遜齋閒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
棉為之不知六祖信衣卽林邑等國所產
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錄又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刮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速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各有其法以故織成初襦悅文采其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尚近其詳著

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說道婆崖州人則汨宅編謂海南蠻人能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秦洮間織褐試倣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聲稍轉

為家具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產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為朱提非是蜀之叙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為朱提亦可以金為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卽為朱

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強吳次之而蜀為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蓋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襲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

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主彼亦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

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辯姑以周禮注疏辨之賈公彥謂吳越地

南而星北蓋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大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况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

以日月薄蝕秒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道計之非人跡所曲之謂也縱一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其地當某宿亦如取其槩耳今譔郡邑志乘者卽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辯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

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
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扣儒衣
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
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
法擬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
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
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
祥則應於斗牛之纏度故以斗牛而占吳

越非詐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
志曰其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
蓋當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
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
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
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
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
取驗正猶以其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

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

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卽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

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
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
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
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卽負擔流離之際不
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
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旣
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
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
爲民卽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
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
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郃子不窋失其官窋戎狄間不窋
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

大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爲卽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

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卽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河清酒

蘭溪河清酒自宋元巳有名第其時巳有甘滯不快之訾見范成大驟鸞錄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卜至於今之祈雨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但古人能見卽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陽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巳爲民祈禱至於雨陽愆期之日又復爲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

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為人奴者必髡其髮以鉄束其頭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爲王家奴時人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享字與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即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辯其為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為夜明星隕即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汎荔枝

余鄉噉荔枝多以燒酒汎之即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証也

詩見于唐製法或在唐之先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為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此是乃

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為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為觀

觀奕聽琴當是一事
非一事也琴奕皆仙家
事名山幽深之處乃神
仙遊之地亦推夫出入
之傳推此在通理之常
也而遇何足怪哉

奕一以為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為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為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

任子盜跖篇孔子以跖
盜跖則後人

醫人亦稱為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今隸

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即今隸也世
創於王次仲又云於魏皆秦世
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名齊胡公之
銅棺前和隱起皆為今隸
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
自古非始於

秦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
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楊子方言
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
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楊子雲答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賈

醫人亦稱為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今隸

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即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為今隸則隸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

秦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楊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楊子雲答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賚

白素三尺問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既稱弱翰又稱筆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洹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筆者掾史家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盞即可書數行携之出第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携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卽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執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露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強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橫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為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為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至宋咸平中通判

陳堯佐始計捕而獲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煉氣服食為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與和荅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今子日見而身履之

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
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
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戢之語謂此碑
與劉文饒同建評爲不誣余謂此碑固漢
隸最佳者然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
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
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
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中郎筆猶王子
敬好書洛神賦故世一有洛神賦輒以爲
子敬書耳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
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

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曰卽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產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爲離支縣漢爲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卽墨台氏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

台音怡今書札稱
台墨爲胎墨誤
矣台亦音其

孤竹君爲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卽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卽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纂鄭樵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爲氏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

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
爲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
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
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
旣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近有陳
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史行于世顧不
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
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

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
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
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
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
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卽
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昉叔乃自宋奔魯

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聊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旣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乃復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今按孔子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女也契

之母吞玄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祚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卽以其字之義賜爲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爲嘉美義耳

癰疽瘡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瘡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瘡環者瘡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睢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睢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睢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瘡爲姓其

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瘡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尪因其尪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瘡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瘡弱故呼爲瘡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某小者爲小某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王荊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倅以景遇

備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
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
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
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
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
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
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精舍

精舍二字始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
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姜肱傳盜就
清廬求見注清廬卽精舍也晉孝武帝奉
佛立靜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是佛家所
居當名靜舍惟吾儒乃得名精舍及清廬
耳三國志注江表傳干吉來吳立精舍燒
香讀道書製作符水療病則道家亦稱精
舍矣

靈運詩罪于當時
荆公便從罪靈運想
詩也此老且人說
詩又因詩說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筋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七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

此天地間物也。一羽之微無不有影。獨老人子而無影者何也。不。此則無影。老人子。無形乎。不。觀。香烟。自。有。影。乎。何。獨。老人子也。子不解如。其則可以驗老人子。其信否則難字。

非真骨血耶一笑一笑

疑耀卷之六

圖書集成

兵部

卷之二

